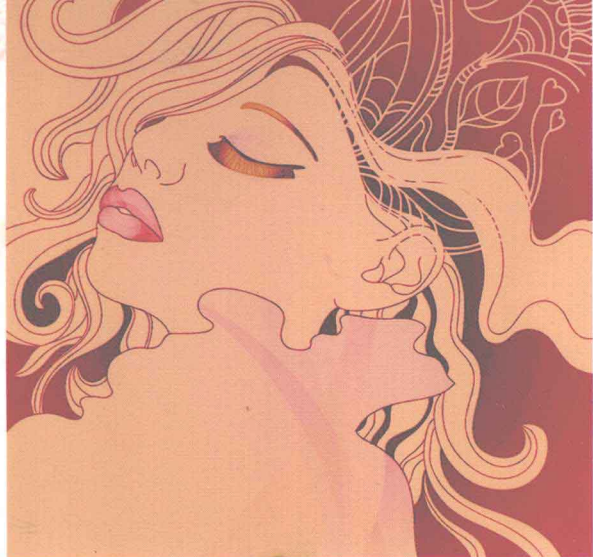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ZHIDOU
XIAOSAN
智斗小三

半颗心望月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一部已婚女人必读的诛三宝典，
一本已婚男人必备的丹书铁券。

小三来袭，一场婚姻保卫战即将拉开大幕

你有激情，我有温情，你有热情，我有亲情。激情会变淡，
温情可相守。热情会消逝，亲情将永驻。

ZHIDOU
XIAOSAN
智斗小三

半颗心望月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斗小三/半颗心望月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2.3

ISBN 978-7-5113-2190-9

I. ①智… II. ①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20126 号

●智斗小三

著 者 / 半颗心望月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宋 玉

责任校对 / 志 刚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设计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7 字数 26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190-9

定 价 / 30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第一章 出轨 / 001

第二章 倾家 / 019

第三章 新生 / 037

第四章 暧昧 / 047

第五章 小三 / 063

第六章 向珍 / 081

第七章 拒绝 / 100

第八章 转机 / 118

第九章 失踪 / 136

第十章 闪婚 / 154

第十一章 归国 / 174

第十二章 抉择 / 189

第十三章 离婚 / 203

第十四章 斗争 / 218

第十五章 儿子 / 243

第十六章 归宿 / 258

第一章 出 轨

儿子突然“嚤哼”了一声，睡得极浅的杨曼琪，本能地伸出手去，在儿子肉嘟嘟的屁股蛋上轻轻地拍着。儿子翻个身，钻进杨曼琪的怀里，继续沉沉睡去。

刚要迷糊睡去的杨曼琪，猛地睁大了眼，借助如银的月光，她清晰地看到，宽大的床上，只有她和儿子。老公到现在都没回来！她摸出枕下的手机，已经凌晨3：36了。

“老公出事了！”这个意识像只顽强的虫子，钻进了她的心里，将她仅有的一丝睡意也驱逐得无影无踪。

她走到客厅的阳台上，颤抖着给老公打电话。电话通了，却长久无人接听。恐慌像条冰冷的蛇，盘踞在心头，杨曼琪带着不安一遍遍地拨打老公的手机。

“老公……”当杨曼琪混杂着焦虑、欣喜、愤怒的情绪，刚喊出声“老公”时，里面说话了。说话的人和所说的话，将杨曼琪剩下的话语生生逼进了肚子里。

电话里有个年轻的女人说：“你们既然已经离婚了，你干嘛还不放过他？我们现在就在楼下，你有胆就马上下来……”

杨曼琪脑子“嗡”地一声炸了，像有千万只马蜂在飞。全世界都失了声，偏偏老公和那个女人抢夺电话时沉重的呼吸声清晰可闻。

杨曼琪机械地下楼，不用张望就看到楼前中心花园里有两个人影在撕扯。

那个熟悉的身影，让她的眼睛立时酸疼起来。她用手背抹着泪水，向那个熟悉的身影走去。

她曾经无数次向那个身影走去，每一次都带着喜悦和幸福。哪怕和他刚刚争吵完，心底还带着委屈和气愤，可是向他走去时，看着他明亮眼睛里所蓄的深情，她都禁不住怦然心动，幸福滋生。

可是，现在，那个他，还是那个他，却站在那里，低着头。没有像以往那样，含笑看着她走近。

月光如水，洗去了白天的焦躁，红花碧草也像是汪在水里。

杨曼琪站在那里，一语不发，像是原本就在那里站着似的。

秦枫松开了手，那女人一下子跳到杨曼琪的面前。杨曼琪退了一步，像是被吓了一跳，又像是在避开污秽。



“我是王小米，和秦枫在谈恋爱。”那个自称叫王小米的女孩，宣誓般说道。

“明明已经离婚了，还拿孩子的名义缠着前夫，你也不嫌丢人？”她带着鄙夷的神情，咄咄逼人地说。

杨曼琪傻了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却又似乎明白，只是心底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接受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越过王小米，视线对上了秦枫。

“这不是真的，请你告诉我。”她的眼里写满了请求。

她的男人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更深地低下头去。

杨曼琪心中仅存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。悲愤如淡淡的月光一般，将她全身笼罩。她哆嗦着，说不出一句话，只听到牙齿在咯咯作响，在寂静的夜里有些诡异。

秦枫显然也听到了，向她奔了两步，又犹豫着站住了。

杨曼琪努力平定自己的情绪，深呼吸再深呼吸。然后，绕过王小米，走向秦枫。

王小米一惊，立即跳了过去。保护性地站在了秦枫的身前。那一刹那，杨曼琪居然有想笑的冲动。他们本是这世界上最亲密的两个人，什么时候面对面还需要另一个人的保护？更何况被保护的还是力气占绝对优势的男人。

杨曼琪固执地看着秦枫。那双大大的眼睛里，明明空洞无物，却偏偏盛满了最具杀伤力的武器；那白皙的面庞上，明明平静无波，却偏偏酝酿着风雨欲来的雷霆气势。不要说秦枫，就连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小米，也被杨曼琪的悲哀感染了，呆呆地看着她，张开的双臂无力地垂了下来。

秦枫走过来，伸出手，想要把杨曼琪脸上被风吹起的一缕发丝别到耳后去。快要触到杨曼琪的脸时，杨曼琪猛地把脸扭了过去。

秦枫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手停在半空中，慢慢地，握成拳头，放在身侧。

王小米又凑了过来，但杨曼琪和秦枫之间的距离，实在站不下一个人。

即使她很瘦，还是站不下。

王小米犹豫了一下，放弃挤进那看起来非常逼仄的空间，然后，站到秦枫的身边。

杨曼琪看着这两个人，在这一刻，他们俩居然该死的般配，男的青年才俊，女的娇俏可人。虽然男的略显猥琐，女的微露可憎，但这样的落差并没有拉远他们的关系，反而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。

杨曼琪把指甲抠进手心里去，生疼的感觉让她又能成功地控制住自己。

不管那个王小米表现得如何无所畏惧，她都是个人侵者。自己一定要冷静，绝不能把老公逼到她的阵营里去。

她装作很随意的样子，挽住秦枫的胳膊，撅着嘴冲他撒娇，“老公！你送喝醉的朋友回家，怎么送到咱们家楼下来了？我看你也醉得不轻，要不，我陪你去送？”

秦枫的脸一阵白一阵红，却顺着杨曼琪的话说：“不用了，她可以自己回去。”

说完，用哀求的目光看着王小米。

小米的心和她炽烈的爱情一起，从九天云霄一下子跌到地上，碎了。

她不许！她不许她爱的男人逃避。

她冲上去拉住秦枫的另一只胳膊，急切地说：“枫，你不是跟她离婚了吗？你们之间不是除了儿子什么也没有了吗？你……”

她还要说什么，却被杨曼琪打断了。

“秦枫，我们什么时候离婚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还是婚姻法改了，不用夫妻双方签字，只要一方说离就可以离？”

杨曼琪看着秦枫，咬牙切齿地问，语音里的颤抖泄露了强装的镇定。

“……”秦枫嗫嚅着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

“好得很，既然这样，那你跟她走吧。”杨曼琪冷笑一声，甩开秦枫的胳膊。

“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爱的是你，我从来就只爱你。”秦枫拉住扭头欲走的杨曼琪。

“这样啊？那恐怕你要向这位王小姐解释清楚了。”杨曼琪顿住身子，向着王小米，并恶狠狠地加重“小姐”这两个音节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……我爱的……我爱的……还是小曼，我们……我们……以后不要再见面的。”足足有一刻钟那么久，秦枫方吞吞吐吐地说。

但在两个等待的女人心里，怕已有一世纪那么久了。

王小米狭长的凤眼浸满了泪水，她退后一步，拼命摇头，“不，不，不。你既然爱她，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？为什么还要骗我说离婚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喝醉了。”秦枫狼狈不堪地解释。

“不错，你是喝醉了。”王小米的声线陡地尖利起来，“第一次你喝醉了，那么剩下的26次你也喝醉了吗？”

她质问着秦枫，一步一步逼上前来。

秦枫的脸刹时变得猪肝一般，像是惧怕那双喷火的眼睛，一步一步后退，却再说不出一个字。

杨曼琪的脑袋“轰”地一声再次炸开，“剩下的26次”如爆炸后的烟雾，迅速淹没了她残存的意识。明明炸的是脑袋，心却尖锐地刺痛，似有万把钢刀插入，痛得她不得不用手使劲地顶住胸膛。



有一瞬间她有点同情这个女人，这个陷入爱情并被爱情蒙蔽的女人。

但下一瞬间，她又开始同情自己，这个陷入信任并被信任出卖的女人。

她突然觉得很累，想抛开这一切，抛开这个辜负了她信任的男人，以及这个男人廉价的爱情，现在，还有这个野女人。

杨曼琪鄙夷地看了老公一眼，转过身去，就在她要迈步时，儿子可爱的笑脸在她眼前闪现。他伸出胖乎乎的小手，喊着“妈妈”。

她身子一顿，迈出的那只脚像有了灵魂似的自己收了回来。

她转过身，对王小米说：“王小姐，今天我就明白地告诉你，不管秦枫做错了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他，为了儿子，我绝对不会和他离婚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顿了顿又说，“我爱他，当初我选择他，就是要和他一起走到老走到死的。”后面这句话，杨曼琪是看着秦枫说的。

秦枫心里一震，像被捅了一刀，血迅速地淌了出来。

他抬头看着杨曼琪，眼睛里满是羞愧和感动，转过头看着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王小米，那蓄满泪水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恨意让他不由哆嗦了一下，一阵酸涩冲上喉咙，这两个女人，他终究都伤害了。

最后，他看着杨曼琪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杨曼琪明白他的意思，两人结婚八年多了，即使激情转淡，爱情变浅，可是多年来培养起来的默契却日益浓厚。她扭过身走了。

走到门口才发现，自己身穿睡衣，除了紧紧攥在手里的手机，什么也没带。这么晚了，她不想惊动妈妈，遂蹲在门口等着秦枫回来。

一蹲下来，才发现自己紧绷了许久的坚强一下溃散了。眼泪似决了堤的河水，汹涌而至。心底似乎破了个大洞，呼呼地向里灌着最冷冽的风，那风如刀一般，把这个湿热的夏夜都割裂了。

痛！生平最恨的就是这种痛，没有预兆，没有铺垫。就像一颗好端端的牙，猛地一下给拔了出来。那种痛，痛得你跳脚，痛得你浑身颤抖，却不知如何才能止住那痛。

秦枫握着王小米指节发白的手，泪水涌了上来，哽咽着对她说对不起，一遍又一遍，好像除了这句话，再不会说别的话一般。

而王小米则像失语了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只呜咽着。

秦枫张开口，想再说些什么，却发现此时如果不能给王小米一个承诺，那么，说什么都是空洞，都是无耻。

王小米对他来说，就像一个新游戏，沉迷上了，喜欢上了，无聊时难过时工作没有进展时，在不影响生活的前提下，玩上一玩。可是，杨曼琪却像是他的操作系统，没有了她，他就无法操作。

看着东方浮出的鱼肚白，秦枫把王小米的手指一根根地掰开，“对不起，

我们不可能有结果。以后……以后……找个好男人嫁了吧。”说完再也没有勇气面对王小米，踉跄着跑了。

秦枫看到瑟缩在门口的杨曼琪，心又抽搐了下。

他蹲下来把她搂进怀里，杨曼琪抬头看到他，狠狠地推开他，抢过他手里的钥匙，打开门进去了。

秦枫缩了缩身子，跟在杨曼琪后面进了屋。

岳母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上了，听到门响，随口问了句：“刚回来？”

“不……不是，晨……晨练去了。”秦枫有些结巴，赶紧在岳母的第二句话问出来之前，逃到了卧室。

进来之后，秦枫才发现，自己更想逃出去。

儿子秦奋躺在大床上犹睡得香甜，浑然不知自己的父母正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感情危机，也许，他们一转念间，小小的他，将不再拥有一个完整的家。

杨曼琪呆呆地缩在沙发一角，涕泪横流。

忐忑不安快要把秦枫的心脏挤爆了。杨曼琪刚才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冷静，虽然她当着王小米的面说绝不会跟他离婚，可是，秦枫的心里绝不敢有一丝窃喜。

因为他知道，杨曼琪是何等骄傲何等要强的一个人啊，当着外人的面，尤其是欲夺她老公的女人的面，她必须要护住面子，即使里子已经丢尽了。

所以，至于杨曼琪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，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宣判，他全然不知。

看着杨曼琪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心疼、羞愧、懊悔、不安一起跑了出来，他快被挤爆的心脏更加膨胀了，似乎连胸膛都有涨破的趋势。

他知道，自己不能逃。犯了错，就要面对，逃避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当初如果不是他的逃避和侥幸心态，绝对走不到这一步。

秦枫怯生生地走到沙发前，蹲下来，伸手欲擦去杨曼琪脸上的泪水。杨曼琪却用力把他的手甩了下去。他连试了几次，都给甩了下去。于是，他站起来，用力地把杨曼琪的头抱在怀里。

杨曼琪呜咽着挣扎，却怎么也挣不开，她一口衔住秦枫胸前的肉，用力地咬，疼得秦枫直哆嗦，却不敢放松抱着杨曼琪的力道。他怕手一松，怀里的这个女人就再也不属于自己了。杨曼琪身子一软，倒在老公的怀里，压抑着呜呜哭起来。

一个小小的软软的身体拼命挤进来，杨曼琪抬起头，看到儿子惊慌的脸，黑白分明的眼正不安地盯着她，发现妈妈的眼泪后，小嘴一撇哭了出来，一边用手给妈妈擦眼泪，一边企图把爸爸赶走。



杨曼琪一把搂住儿子，刹那间，人生百味涌上心头，喉头哽得越发厉害了。

看到儿子的恐惧，杨曼琪努力控制情绪，居然还能对儿子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来。天色尚早，把儿子抱到床上，哄着再睡。

三岁半的儿子居然摸着她的面颊，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爸爸欺负你了？”

儿子温温软软的童音里蓄满了关怀，让杨曼琪好不容易忍住的泪水又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

“妈妈不哭，不哭，爸爸坏，长大了我替你欺负爸爸。”

儿子的安慰让杨曼琪刚刚收拢起来的委屈和心酸，加倍地汹涌起来。握住儿子给自己擦泪的小手，杨曼琪的悲咽越来越响。

秦枫拍拍杨曼琪，指了指外面，杨曼琪猛地明白过来，外面还有自己的老娘在，一身病痛还在为自己带孩子吃苦受累，不能让她再受任何刺激了。

杨曼琪遂收了悲泣，把儿子往怀里紧了紧，说：“爸爸欺负妈妈了，你替妈妈报仇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奶声奶气的儿子干脆地说。爬起来，走到爸爸面前，捶他的肩膀。

边捶边回头问妈妈：“够了吗？”

杨曼琪点点头。儿子乖巧地钻进她的怀里，杨曼琪托着儿子的小脸说：“宝贝儿，告诉妈妈，你是不是长大了？”

儿子眨着迷惑的大眼睛，用力地点头。

“那好，今天爸爸把妈妈欺负哭了的事，你能保密不告诉姥姥吗？”

“姥姥也可以帮你报仇呀。”儿子有点不解。

“姥姥知道妈妈哭了会伤心，妈妈知道姥姥伤心了也会更伤心呀。”杨曼琪努力地解释。

“妈妈不哭，我不告诉姥姥就是。”看到妈妈的眼睛又红了，儿子赶紧答应，并且伸出胖乎乎的手指和妈妈拉勾。

“快出来吃饭了，上班要迟到了。”伴着敲门声，响起妈妈每天叫早的声音。

“不是早就起来了吗？不知道在磨蹭个啥。”妈妈唠叨的声音慢慢远去。

杨曼琪的泪差点又滚落下来。看着镜子里红肿的眼，杨曼琪开始盘算，怎样才能避开妈妈的视线。

洗漱完毕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餐厅里妈妈背对着自己在喂儿子吃饭。杨曼琪轻舒了口气，快速溜进卧室，换好衣服拎着包。再轻轻地把卧室门拉开，儿子尚未吃完，她急速走到玄关，低着头换鞋子，冲着妈妈喊：“妈，来不及了，我走了。喂饱让他爸送幼儿园。”

说完迅速打开门，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把妈妈的疑问挡在了门内。

杨曼琪在一家电气类外企公司做分销商支持专员，了解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职位，一面要维护本公司的利益，一面又要维护分销商的利益。现在的分销商，精明得让你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都不一定应付得来。他们算计着利润，算计着返点，算计着公司的支持和促销活动，一点一点地从公司的嘴巴里往外抠，抠出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呀。而公司在这点上也很精明得很，不断地衡量不断地论证投入与产出，要求保证每一分付出都有最大的回报。

杨曼琪感觉自己其实就像菜市场的小贩，要让买菜的顾客满意，一定要他们亲眼看到秤杆高高翘起，秤砣像滑雪运动员似的猛地蹿下来，偶尔遇到难缠的顾客，还要再添上那么一两根。即使这样，口里也要不停地抱怨，雪下早了，车不好进城了，菜都涨价了，我也想便宜，可惜菜也不是我家的，等等。

杨曼琪常常觉得很累，那帮分销商就像一群狡猾的狐狸，不，像是修炼千年的老妖，精通算计，擅长攻心。和这么一群人斗智斗勇，要拿捏分寸恰到好处，不能软不能硬，软了，公司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，硬了，就把他们推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，总之，不能太宠他们也不能得罪他们。

想着自己像走平衡木似的，左摇右摆，努力站稳脚跟，却不料后院起火。她揉着太阳穴，眉头皱成一个川字。

现在这种状态，显然不适合到办公室去面对众多同事。好在，她的职位决定了她的工作并非坐班制。她与公司签订的合同就是弹性工作制，什么时候客户需要，什么时候就要出现。

电话必须 24 小时开机，当她晚上陪儿子正玩得不亦乐乎时，当她周末与家人一起踏青时，当她晚上有聚会时，电话响起，把她从家庭拉向工作，她不是不抱怨的。可是职业素养要求她必须尽快调整情绪，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。

若是客户需要她而找不到，进而向上级打电话投诉，或者与上级沟通时不经意地提及，那么，她除了写检讨外，当季的奖金也无望拿到。

如果说，检讨她可以不在乎，可是钱她却不能不在乎。

现在，她无比满意这个弹性工作制，没有客户的预约与召唤，她不必努力掩藏起自己的悲伤与失意，戴着僵硬的面具示人，也不必强打起精神去应付工作。

把车子停在路边的林荫下，头伏在方向盘上，思绪犹如断了电的风扇，再也不愿转动一下。只有无穷无尽的悲伤伴着眼泪，在脸上静静地流淌。

昨夜的一幕开始在眼前晃动，除了醉酒的第一次，尚有 26 次。26 次！杨



曼琪的头剧烈地痛起来。她默算了一下自己与老公床第之欢的次数，每月也不过五六次，那么，26次将有五个月之久！五个月！那么，他们过完年就勾搭成奸了！

杨曼琪呻吟着，微微地喘着气，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疼痛。

清醒的26次！杨曼琪眼前浮现出老公与王小米亲热的画面……她想老公是不是也以含笑的表情、温柔的话语、娴熟的技巧、相同的体位与王小米做爱。王小米带给他的感觉是不是比她杨曼琪带给他的感觉要好，不然，他怎么就沉沦了呢？

这样的想象和疑问，似一把把利剑，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插入最柔软的心口。

杨曼琪实在忍受不了，嚎啕大哭。

You make me cry, make me smile

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

谢谢你的看顾与历年来的爱护

年月漫漫多艰苦

我再重也不肯抛低我不顾

从不会立下私心怕会给辜负

Oh I love you

Yes I love you

I always do

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温柔的女声此时听来有点心酸。

第一次听到容祖儿这首《世上只有》时，心里就充满了感动，很想学会这首歌在妈妈的生日那天唱给她听，为此还偷偷地练了好久。

可惜，面对妈妈，她总是羞于表达自己的爱，以至于最后也只是把这首歌作为妈妈的来电铃声，在心里窃盼妈妈偶尔听到能够明白她的心意。

杨曼琪抓起纸巾用力擤了擤鼻涕，拧开盖子喝了几大口矿泉水，又特意清了清嗓子，才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。

“妈妈，有事？”

“要下雨了，你不要在外面乱跑，小心雷电。”妈妈的声音有点大，但不乏温柔。

“嗯。”杨曼琪的鼻子又酸了起来，故作轻快地说：“我在办公室玩游戏呢，哪也不去。”

“你感冒了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我听你声音怎么怪怪的？要是感冒了就早点喝药啊，不要回来传染给我

外孙子。”

妈妈警告的声音里有浓浓的担忧，那份无微不至从不掺假的关爱让她的眼睛又湿了起来。

“可能是空调吹的，我没事。没别的事挂了啊。”

杨曼琪不等妈妈答话，就迅速地挂断了电话。

把手机抵在额头上，杨曼琪又哭起来。

她只想平平淡淡地过日子，为什么老天要给她这么曲折跌宕的生活？

“轰隆隆……”连续的巨响从天边滚了过来，骇人的闪电，如矫健的游龙，倏而远倏而近。头顶上不知何时已堆满了黑压压的乌云，闪电宛如调皮的孩子，不断掀开这些黑而沉的幕布，似在偷看地上的人们等待演出的焦急，又似在与人们玩着藏猫猫。

风乍起，沙尘和塑料袋齐飞。

随着炸在耳旁的一声惊雷，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。杨曼琪突然有种冲动，她打开车门走出树叶的遮蔽，把头仰起来，去迎接那冰凉的雨滴。

突然之间，小如绿豆，大似栗子的冰雹从天而降，砸得她的脸庞和肩膀生疼。

难道老天还嫌她疼得不够吗？

她愤怒地抬起头，雨点和冰雹直砸下来，她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。

当冰雹击打的灼痛感盖过心里的疼时，她才打开车门，回到车上。

开着自己的新奥拓，在离家较远的酒店住了下来。

洗了个热水澡，感觉有种叫生命的东西又在体内复苏了。

先打电话给老板请了三天假。

再给老妈打电话，说她有紧急任务临时出差，大概要三四天，因为和领导一起走，来不及回家取衣服和洗漱用具了，请老妈照顾好自己和儿子。

做完这一切，杨曼琪累得像是砍了一天柴似的，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。

醒来时天已经黑透了，胃有些疼，大概是一天没管它，提出抗议了。

换了衣服，出了酒店，信步西行，一路走来，居然没有一家想吃的菜。

突然，“伤城酒吧”几个大字闪烁着映入眼帘。早已和灯红酒绿的场所绝缘的杨曼琪，今天却非常想进去不醉不休。

时尚前卫的装修风格，层次分明的装修格调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虽然不是周末，但因为世界杯的缘故，酒吧里挤满了人。

杨曼琪微微皱了下眉头，又继续往前走，并且东张西望寻找有没有空座位。就在她要失望的时候，突然高高的吧台前有位先生接起电话走了出来，杨曼琪不假思索地走过去，坐在高高的凳子上。

那人很快回来，看到杨曼琪不禁一愣，但很快就回了个微笑，拿起放在



吧台的烟盒，结了账，边走边恋恋不舍地回头看大屏幕，大屏幕上正直播着意大利 VS 斯洛伐克的比赛。

“两杯干马天尼。”

吧台里的服务生很年轻，疑惑地盯着她的眼睛，似乎不能理解，一个人为什么要两杯。

“加冰，两杯。”

一会儿，两只高脚杯和一个果盘放到了杨曼琪的面前。

她左右看了下，发现差不多都有果盘，可能是世界杯期间，酒吧的促销活动。

看到果盘，饿得更厉害了，用牙签扎起块西瓜吃了。

杨曼琪左手端起一只高脚杯，右手端起一只高脚杯，酒色泽淡黄，橄榄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变得益发青绿起来，轻轻晃动，冰块碰撞发出悦耳的响声。

闭了闭眼，杨曼琪举起右手，轻轻地啜了一口酒。

辣！一股辛辣和着花香直冲喉咙。

饶是她曾经小有酒量，但几年不沾酒，辣意还是涌上了眼睛。

她仰起头，把眼里的辣意逼了回去。

酒吧里一阵喧闹，欢呼叫好的有，愤怒大骂的也有，好像意大利 2:3 负于斯洛伐克了。尤其是一些女球迷，热情表现得让人刮目相看，失意也表现得让人瞠目结舌。但这些跟她没关系。

当杨曼琪低下头只管喝酒的时候，这个喧闹的世界就被她自动屏蔽掉了。

心在飞，心在飞

路很长，路很长

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

听着你，I believe

聊到从前和未来

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

Oh you light up my life

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

梦加点感觉

思念装上翅膀

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

从包里取出手机时，手机正传出熟悉的旋律，泪水从杨曼琪紧闭的双眼涌了出来。

曾经以为，未来的路再长，我们也是彼此的避风港，我是那么地爱你、相信你，即使结婚八年了，心中还时时涌动着初恋时的狂潮，以为我们心中



频率都一样，才把这首歌作为你的来电铃声。

可结果呢？也许正应了这句歌词：“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。”

手机铃声停了一下，又固执地响起来。

杨曼琪心中却无任何波澜，想不明白当初怎么会被这首歌打动。

她掏出手机，挂断，然后果断地关机。

实际上，嘈杂的环境里，她并没有听到手机响，只是感觉手机响了，就拿出来看。以前也是这样，她为自己和老公这样的心有灵犀而骄傲，而现在，曾经的骄傲像昭昭日月一样印证着她的傻。

就这样左手直饮，右手轻啜，喝了两杯再叫两杯，杨曼琪都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了。奇怪的是，似乎愈喝愈清醒。

突然，肩膀被人拍了下，扭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

“张总？”

杨曼琪惊讶的表情让这个叫张总的男人眼睛亮了一下。

“小杨，真的是你！我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世界杯，荷兰 VS 喀麦隆。预订的有包厢，你一个人的话，不如和我们一起？”

杨曼琪看到张总眼里的关切，突然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，想抓住这份温暖。她想也不想地就点头答应了。

张修杰，S城的经销商之一。他不同于别的经销商，不仅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，而且只做杨曼琪公司的产品。其不可多得的忠诚使其与公司关系格外好。

公司对他颇多照顾，已经不仅仅因为其岳父与公司高层有关系，而与他的忠诚和能干分不开了。为此，杨曼琪与他走得一向很近。

张修杰给人的感觉是外表儒雅、内心温厚，狡猾是免不了的，要不，生意也不可能滚雪球似的，越滚越大，但说话办事还算靠谱，在圈子里口碑极好。

包厢不大，一张椭圆形的桌子，两个弧形的沙发摆放成L型，桌子前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台液晶电视。沙发上并排坐了4个人，正交谈甚欢。

张修杰为杨曼琪一一作了介绍，可怜杨曼琪脑袋晕乎乎的，又急于应酬，好在这种场合，除了笑，再傻乎乎地喝酒就是了。

“小杨，你喝得不少了。已经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”

杨曼琪也觉得自己胃痛如绞，恶心一波波袭上喉头，还残存的理智让她冲张修杰的朋友抱歉地笑了笑，听话地扶着张修杰的手站了起来。

雨后的夜，轻风拂来，让人头脑一阵清明。

只是胃经受不了这突然的宁静，在等出租车的工夫，杨曼琪吐了个一塌糊涂。

张修杰一手搀着杨曼琪，一手挎着杨曼琪小巧的坤包，狼狈不堪。

当他听清杨曼琪说了附近的酒店名字时，微眯的眼睛蓦地张大，又马上恢复原状。

扶杨曼琪坐到沙发上，给她倒了一杯水。杨曼琪喝水的时候，张修杰才有工夫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小的套房。

淡黄的窗帘，洁白的床罩，浅白的地毯，米色的沙发，黑白相间的茶桌，整洁清新，有很强的居家感。就连沙发上这个衣裙凌乱躺着的女人，也不能破坏这种感觉。

杨曼琪感觉脑袋眩晕得厉害，但她认为自己是清醒的。因为那些借助酒精快忘掉了的痛苦，在张修杰温柔的注视下，一寸寸复苏。

古龙先生说过：“酒总是令男人想女人。酒是不是能令女人想男人？是的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男人喝了酒后，会想到各式各样的女人，很多不同的女人；女人喝了酒后，她往往只会想到一个男人——大多数时候她想到的是一个抛弃了她的男人。”

杨曼琪喝了酒后，想起那个背叛她的男人，突然涌上一种想要倾诉的欲望。

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怀疑过自己坚强的杨曼琪，现在突然惶恐了。

一直以为自己拥有最珍贵的，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，却不料只是愚人节的玩笑。

他就这样干脆利落地把我的感情生生地给腰斩了！

我想不明白，难道一个男人想要的幸福，不是有一个爱他的女人，尊敬他、信任他、崇拜他、疼爱他吗？难道不是三代同堂尊老爱幼和乐融融吗？难道不是无论面对任何困难他做任何决定都站在他身后，支持他鼓励他，永远不离不弃吗？

我想，爱是个很有质感和厚度的动词，用在我们之间可能不合适。

听着杨曼琪或哭诉或质问或总结，看着她或悲伤或愤怒或无力的脸，张修杰怦然心动。

这个女人，一直以来都是那么光彩照人，她就像阳光一般轻易能把人的内心照亮。她特别爱笑，与她在一起，会很快让你忘记世上还有悲伤这回事。

一直很欣赏这个坚强乐观的女子，或者，还有喜欢。

是的，还有喜欢。

这张总是笑容满面神采飞扬现在却爬满哀伤涕泪横流的脸，轻易地拨动他心底那根怜惜的弦。

他曾经以为，他和她的距离，不仅隔着十多年的岁月，还隔着阳光和阴郁的河，她是他这辈子怎么努力也无法到达的彼岸。

现在，她却真实地偎在他的怀里，睡着了。

明明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，他却突然一阵燥热。

不由向着她清凉的唇俯下头去，果然，清凉。而且柔软、香甜，有花香的味道。不觉就加大了力度，辗转吮吸。

杨曼琪的身子突然一抽，张修杰炽热的身体和灵魂如浇了盆冷水，立时醒了过来。只见杨曼琪的身子又是一抽，接着翻过身去，趴在沙发边上，冲着地毯吐了起来。

吐到最后，居然吐出了咖啡样液体。

张修杰脸色一下变了，仔细观察了下地毯上的呕吐物，还有捂着肚子蜷缩成一团的杨曼琪。

胃出血。该死！这女人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。

用湿毛巾给杨曼琪擦了擦脸，赶紧把她抱下了楼。

急诊、抽血、打点滴，安静下来之后，张修杰看着脸色发青的杨曼琪，终于忍不住，还是问了出来，真的不需要通知你爱人来陪你吗？

其实，他心里迫切希望得到否定的答案。

杨曼琪连摇头的力气都没了，但还是坚定地回了个“不”字。

张修杰欲再劝，杨曼琪只好说：“我不想惊动我妈，她以为我出差了。”

“谢谢张总。我现在没事了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
“你睡吧，睡着了时间过得快些。”

太累了，杨曼琪很快就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头痛欲裂，嘴巴干渴苦涩。呻吟了一会儿，也不见老公过来问长问短。睁开眼，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。愣了一会儿神，才醒悟过来。

孤单无助席卷了她，想到老公的不忠，心又痛了，只不过，那种尖锐的痛已经转为钝钝的痛。

胳膊麻了，想抽出来才发现动弹不了。

抬起头看到张修杰俯在床沿睡着了，手里还捏着一把蒲扇。

大概是她抽胳膊的举动惊动了他，他马上醒了过来。

看到杨曼琪揉着胳膊，他一脸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本来是在给你赶蚊子，没想到睡着了，还把你胳膊压麻了。”

看着顶着熊猫眼的张修杰一脸真诚地向她道歉，她的眼圈迅速红了。

感动带来的温暖赶跑了孤单无助，竟连疼痛都不那么明显了。

不想把三天假期都浪费在医院里，待了两天，杨曼琪坚决出了院。

两三天的时间里只进了些流食，身体虚弱得很，除了待在酒店里，哪儿也去不得了。

酒是不能再喝了，逃避得了一时，逃避不了一世。

